

从检十三年

□ 秦祎

2011年,我正式加入检察队伍,成为滦平县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科内勤。带着名校硕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一个县级检察院,我自认为能应对一切工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犹记得那年,不要说制作审查报告,我甚至连一张送达回证也不会填写。作为内勤,要协助检察官办案,但更重要的工作是负责全科办理案件的登记。当时担任内勤的大姐细致地教我怎么填写案卡、怎么进行信息登录、怎么进行台账管理。正是大姐耐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内勤。教授我这些的大姐,原来是化肥厂的一名工人,她20世纪80年代从检。

2012年,我顺利完成了一年试用期,成为一名助理员,可以办理案件了。当我认为我的所学终于可以致用,广阔天地就要大有作为,现实又一

次使我自己明白了自己的不足。案例摆在我书本和试卷上,我能够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案件变成现实中的各种证据尤其是活生生的犯罪嫌疑人时,我却茫然了。是当时侦查监督科的两位科长教我分析证据、拟制讯问提纲、不为犯罪嫌疑人的虚假辩解所迷惑。我的这两位科长,原来都是语文老师,他们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从检。

2013年,我调整岗位到公诉科,成为一名公诉人。这让我激动不已,我终于可以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在法庭上发言了。可事实继续打着我的脸。如何细致而高效地制作审查报告、如何短小精悍地制作起诉书、如何按照证明逻辑出示证据,如何针对对方观点进行有效辩论,这才是审查起诉工作的主要内容。教会我这些的是毕业于河北经贸大学的一个70后姐姐,她20世纪90年代从检。

2014年,我调整岗位到反渎职侵

权局工作,由公诉人成为一名侦查员。这一次改变不容易,工作内容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收集证据到审查证据、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核实到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而教会我这些的局长和侦查科长都出身于政法干部学校,他们毕业后直接从检,检龄都超过二十年。

2016年,我调动工作来到了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检察院,回到公诉科工作。城区的案件与县城的案件有着天壤之别,复杂的经济案件、无法调解的邻里纠纷案件、似是而非的诈骗案件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帮助我一步步适应并更好地投入工作的是我的新领导,她并不会过多帮助我分析案件,但每一句话都有极大的启发。她曾经在北京大学学习,从检三十多年。

2017年,员额制司法改革开始,我成了一名检察官助理。在新同事的关心和支持下,我顺利实现了身份

转变。同时,他们也教会了我如何更好地处理遇到的不同类型的新案件,让我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

2023年,我参加了省检察院组织的初任检察官入额遴选考试,有幸拿到了递补入额的资格。2024年,我也将面临再一次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转变,但我并不畏惧,因为我知道帮助我的师长同事们还是会在我身边。

这便是我从检的十三年。这十三年,我从学生变成了助检员、检察官、检察官助理;这十三年,我见证了检察业务软件从2003变更为2013,见证了统一办案软件从1.0升级到2.0;这十三年,我看到了老一辈检察干警无私的奉献与倾囊相授,让我们能够不断成长;这十三年,我更看到了新一代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检察官,让检察工作更加辉煌。

(作者单位: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检察院)

□ 王卓

小刘是个女孩子,个子不高,但是样貌姣好。一般来讲,谁会想到这样的女孩子会主动参与到基层调解队伍当中?起初我也不明白,料想着大概也就是刚毕业,找个事情做罢了。

2023年8月,“三下三进三联动”诉源治理工作在新乐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作为新乐木村法官工作站的一员,积极投身到这场能动司法改革当中。

万事开头难。我和法官工作站的其他法官和助理一样,看着工作站的一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眼看着工作站一点点地完备,就差一位特邀调解员了。我和工作站的法官商讨着找个什么样的呢?既然做的是调解工作,那么一定得具有调解经验吧?于是,我们找了村里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工作站的特邀调解员,可是大家一听说还需要网上结案,操作手机或者电脑,都觉得“年纪大了,不折腾了”。眼瞅着其他法官工作站都开始实质化运转了,我们站还没找到调解员。

木村法官工作站位于木村乡政府的三楼,隔壁办公室是司法所的办公场所,每次去法官工作站的时候都有一个姑娘,看看我们在干什么,偶尔也能说上几句话。我们的顾虑她似乎也察觉到了,她跟我说:“姐,你看我符合条件不,不然我试试?后期觉得我不能胜任的话,你们可以再换人。”这位姑娘就是小刘。

遇到毛遂自荐的不多,欣喜之余也有迟疑。22岁,大学刚毕业,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了解完小刘的基本信息后,感觉她和我们要找的人根本不沾边。

其实让她试试也不是不可以,以后有了合适的可以再换啊!我虽然这么想,但心里还是直犯嘀咕。经过一项又一项的核查,小刘如愿以偿地上岗了。

起初小刘几乎每天都在给我发微信:“姐,这个系统下一步怎么操作?”“姐,那个笔录应该怎么写?”“姐,他们不同意调解怎么办?”“姐,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我承认我太后悔找了一个这么年轻的调解员,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新手。

有一天,小刘给我发信息说:“姐,我不是不适合当调解员?”

天底下有生来就适合做调解员的人吗?或者有生来就适合做某项职业的吗?我回复小刘:“你看啊,你态度这么积极,有了问题就问,问完就会了,别着急。”

自此之后,我虽然依旧会接到小刘的电话和信息,大多数是问一些基础法律问题和沟通技巧,但是频次越来越低。后来也从村里一些上年纪的调解员口中得知,小刘已经从原来的不敢开口调解,变成主动热情调解。

如今,再翻看和小刘的聊天记录,更多的是:“姐,某某和某某的案子调解成功了啊,他们和好了(笑脸)。”“姐,那起买卖合同纠纷的案子终于调结,今天原告特意前来送锦旗了。”

从她的语气里,能感受到她的成就感,也能感受到她的成长。

(作者单位:新乐市人民法院)

我家的小炕桌

□ 张旭

炕桌轻便小巧,常放在炕上使用,故称炕桌,是北方颇具传统特色的矮小家具。它多用实木制成,如松木、榆木、顺曲柳等,这些木材坚硬耐磨,不易变形,大多有好看的花纹。当然,现代也有合板、不锈钢腿的折叠桌等。

我家的小炕桌算得上一件“古董”,它是父亲的姥爷亲手做的。我太姥爷是有名的木匠,常年在外做活,轿子、大车、小车和橱柜、方桌、条案等各种家具做得结实漂亮,多种农具、花格窗子、精美的木雕刻等都能做。这张小炕桌是父母结婚时,太姥爷送的礼物。它是用上好的榆木打造,没虫眼儿,四四方方的正方形桌面,厚厚的齐整木板拼接有序,彻底烘干木料就花了不少时间。它四条腿敦实平稳,未用一根钉子,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晃动。桌面大小适中,锃光瓦亮,不知道用桐油刷了多少遍,结实耐用,牢固美观。现在它老了、旧了,桌面斑驳褪色了,却仍是了我的心头好。

从小到大,它一直陪伴我左右。

牙牙学语时,它被放在炕中央。我扶着它坐,双手撑着它站,还要吸溜着口水咬一咬它弧度圆润的桌角。再大一点,它被放在院中空地,我扶着它转圈行走,在还没有学步车的那个年代,多亏了它。

小时候,炕桌四平八稳地放在家里烧热的炕头上。妈妈一声“开饭了”,我第一个冲向它,占据炕里面一个桌角位置坐下,筷子在桌面戳戳,对对齐。我的小短腿夹住炕桌一条腿,等着小瓷碗摆在我面前,里面盛着的或是软糯香甜的红薯,或是喷香黏稠的小米粥,或是西红柿鸡蛋面,或是炒土豆丝上面放着半块香油卷子。临年傍节,碗里还会有金黄酥脆的炸丸子、炸豆腐,还有粘手又糊嘴的枣年糕……不管是什,我都很喜欢炕桌上摆满饭菜的感觉,那白色蒸汽扑面而来,水津津的,带着各色食物的味道,是童年一日三餐的踏实感觉。

后来,家里的炕变成木床,就把小炕桌搬到了地上。我坐着小马扎,依旧喜欢夹住一个桌角,翘着脚尖习惯性勾住桌腿。

平时树荫下摆上炕桌,一家人坐小马扎,热热闹闹围拢吃饭。大家边吃边聊,没有什么食不言寝不语的规矩。阴天下雨,炕桌放在大门洞儿,我一边吃饭,一边看地上雨水打出的泡泡。天冷了,炕桌挪进大厨房,热菜热汤一端,瞬间驱散寒意。妈妈总是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亮亮的桌面能照出我扎着羊角辫儿的影子……

炕桌有时变成姥姥和妈妈做针线活的好帮手,桌面上摆着针线笸箩,盛着材质不一的钩针、毛衣针、顶针,绣花的五彩丝线、缝铺炕被子的粗棉线、腈纶毛线,纳鞋底的锥子、锋利的剪刀、竹制的量衣尺子……小炕桌是我棉衣棉裤棉坎肩的生产线。

炕桌是写作业的好地方。院里鸟语莺声,枣树、山楂树和柿子树枝繁叶茂,树影斑驳,太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洒下来,炕桌上和书本上都是耀眼的金斑。偶尔风来了,半大的青枣、青柿子还会砸到肩和头。

炕桌有时是我跟姐姐下跳棋、五子棋的“战场”,有时成为用扑克牌“排火车”计数的牌桌,有时变成我和小伙伴演戏的道具,有时是我跳皮筋的好伙伴,把皮筋拴在一条桌腿上,另一头儿套在一个小木凳上,就跳起“小皮球,架脚踢,马兰开花二十一”……

岁月不居,日月如流。我逐渐长大,住进楼房。对小炕桌情有独钟的我把它摆进厨房,它显得极“沧桑”,可依旧非常实用,放厨房用具、放菜、包个小馄饨……

在我心里它有无数韵味氤氲:它有在葡萄架下煮茶时茶汤的清香;它有妈妈给我冲橘子粉和麦乳精时的酸甜;它有我偷泡一碗方便面“开小灶”时调料的咸鲜……它身上带着我从小到大吃饭的烟火气,是我美好童年的深深余味。

(作者单位:晋州市司法局)



守护

刘征 摄

(作者单位:秦皇岛铁路公安处菱角山车站派出所)

□ 董风林

在苍穹覆盖无际无涯的那片土地上,一个少年,肩背草筐手持镰刀行走在,向远处走,距离他的村庄愈来愈远。他,走累了,便仰躺在地上,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四周是高低不一的郁郁葱葱的高粱、玉米、红薯、大豆等庄稼。风儿吹来,这无垠的田野如波涛涌动的绿海般。少年在这绿海里,挥动着镰刀,时间不长,那小筐里便积满了猪草。他歇息着,躺在大地上,微醉着,仿佛睡着了,缓缓地飘向天边……

有时候,大人们端着饭碗圪蹴在墙根下,“呜呜”的声音从辽远的远方传来,那银色的神奇物体吐出的白雾撒向高空的时候,全村人都仰着脸盯着、跟踪着……那物件有时很高,高耸入云;有时很低,变成了庞然大物,从村民的头顶呼啸而过。人们惊奇地都站了起来,如临大敌般。

也许就是那个时候,少年似睡非睡,从遥远的天际间隐隐传来隆隆

的声音。少年抹着惺忪的双眼往天上看,忽明忽暗的莹白色闪着亮的物件,这线有时是二道,有时三道、四道,或者更多。开始一律笔直的,逐渐欲来欲粗,愈来愈远,慢慢地幻化成一团白云,缓缓地飘向天边……

有时候,大人们端着饭碗圪蹴在墙根下,“呜呜”的声音从辽远的远方传来,那银色的神奇物体吐出的白雾撒向高空的时候,全村人都仰着脸盯着、跟踪着……那物件有时很高,高耸入云;有时很低,变成了庞然大物,从村民的头顶呼啸而过。人们惊奇地都站了起来,如临大敌般。

那天上的家伙得飞多远啊,少年瞪大眼睛,望着遥遥的蓝色无尘的天空思虑着迷糊着。

后来,少年离开了村庄,上乡中、考大学。再后来,蜗居在距离家乡遥远的城里工作。因工作关系,有时乘飞机来往南北和东西。坐上这庞然大

少年想,那隔三差五掠过天空的家伙,南来北往地没个停歇。它,飞至哪儿,行向何处?少年自小生于斯长于斯,最远去过的的地方就是距村几里路的镇子。他跟在母亲身后,抄小道、走大路,跨水沟、踏荆棘。不知歇了几气儿,擦掉的汗珠又冒出。不知走了多久,擦过多少汗珠,那两条长街的镇子,终于到达。

那天上的家伙得飞多远啊,少年瞪大眼睛,望着遥遥的蓝色无尘的天空思虑着迷糊着。

后来,少年离开了村庄,上乡中、考大学。再后来,蜗居在距离家乡遥远的城里工作。因工作关系,有时乘飞机来往南北和东西。坐上这庞然大

物,驶入高空,蓦然间,发现自己家乡的那片天空该是一条航线吧。就像现在家乡村落的东边西边各有一条高速公路,沿各自方向一直向前飞奔而去,通往祖国遥远的地方。

坐在万米之上的飞机上依舷窗俯视苍茫天空的时刻,在手机上抑或3D地图模拟飞行的时刻,忆起少年时代的自己,忆起在空旷的原野上那痴痴凝视高空中飘着白烟的飞机的那个少年的自己,仍是激动不已,随即感慨万千唏嘘莫名。

那个少年长大了。高空不那么高,飞机不那么大,远方也并非那么遥远。

(作者单位: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小小说

□ 王金平

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凌冽的北风像一把小刀,刺疼了行人的脸蛋。

刘保泰住在开发区英华路,他的单位在西郊,上班几乎要穿过整个市区,要提前一个小时从家里出发。

那天早上8点半,刘保泰刚推开办公室的门,桌上的电话就急促地响起。他抓起话筒,还没来得及自报家门,就听电话里一个粗声大嗓的女人,气势汹汹地质问道:“是法院执行局吗?我那案子恁多天了,钱要回来了吗?是不是收了人家的礼就给我往后拖?我是外地人咋啦?甭太黑了,不行我就上告!”

趁她“炮轰”的间隙,刘保泰赶紧插话询问。

来电话的女人叫方秋怡,是河南嵩山人,因与邢台道口公司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周在法院立案执行,执行金额7万元。已经被执行人发出了执行通知,目前,还在限期履行期内,所以没有采取其他措施。

刘保泰向她通报了有关执行情况,她将信将疑,仍认为法院在包庇。

虽未曾见过面,但通过第一次电话接触,方秋怡给刘保泰留下了极差的印象。无论是谁,遇到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女人,心中都会把她勾勒成一个五大三粗的悍妇形象。

限期履行期满,道口公司没有履行义务,公司主管副经理和经理都拒接电话。刘保泰和一名法警前往银行进行查询,将该公司存款账户予以冻结。

执行局将冻结账户情况,向方秋怡发出了短信通报。很快,她把电话打了过来:“刘法官,短信收到了,我什么时候去领钱?”

刘保泰告诉她:“被冻结的账户上,只有9000元。”

“啥?恁大公司就那点钱?是不是有人给人家通风报信了?”电话里传来方秋怡跟人吵架似的声音。“不行!你得想法把钱要到手,要不然,你把公司经理逮起来!”

刘保泰再三解释,方秋怡仍然不

停地指责。显然,她的情绪有些失控。

挂上电话,刘保泰坐在那里,怔了很久。

执行过程中,遇到像方秋怡这样的当事人并不是少数,你反复地讲来讲去,她就是不听,老是认死理儿。她发泄不满,你有一分沉默,她就认为你默认了她的说法。遇到这样的当事人,你不要生气,更不要发火。

尽管有几分无奈,但刘保泰仍要尽心尽力去执行,要通过行动来证明,法律是公平的,法官是公正的。

刘保泰找到道口公司的负责人谈话,再次告诉他们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临走时,公司负责人说:“我们会商量一下,尽快给您答复。”

两天后,道口公司将赔偿款打到了法院账户上。

刘保泰通知方秋怡到法院领款。

那天上午,刘保泰正趴在桌上制作一份裁定书,忽听一个女人和风细雨般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刘法官您好!”

刘保泰抬头望去,见一位端庄、秀

丽的美女站在门口,她黑发披肩,和颜悦色,右肩上挎着一个雅致的粉色小包。

刘保泰把她让进办公室,然后问:“你是……”

“我是方秋怡呀!让您费心了,感谢!”

方秋怡。

仔细端详,面前这位淑女与电话里那个悍妇,可谓判若两人。

她看出刘保泰脸上的疑问,忙把身份证递上前去,笑着说:“您不是让我带身份证过来的吗?”

刘保泰问:“你打电话时,为什么那么蛮横?”

方秋怡顿时不好意思起来,说:“是邻居教我的,她让我把话说得狠点,催得紧点,说这样才能执行得快,否则会赢了官司。”

听罢,刘保泰不禁哑然失笑。稍停,他解释说:“法院办案有规定程序,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平等对待,尽其所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方秋怡脸一红,微笑着轻声说:“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你们也不容易,也了不起!”

说完,方秋怡伸出左手,向刘保泰竖起了大拇指